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九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唐順之曰文一事似世家體

陳文燭曰田儋之殺狄今項梁之新書稽守其發謀舉事俱已不令故

二人皆不以令終其事若左驗然可

農哉

唐順之曰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茅坤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

指畫予嘗愛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

相似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

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榮弟橫各遷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

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

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

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

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阿齊人聞王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

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

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乃兵引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

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榮

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

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田儋列傳

楚趙死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煩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註全謬

柯維騏曰齊言田假田角亦以煩蛇之毒將害于身不獨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

王維積曰次諸田之所以王與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反楚滅諸田卒亡之故如指諸掌

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

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螻一名蝱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螻音

長一二人頭腹皆一過說文云蝱蝱○正義曰按蝱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

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

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

曰齟齬猶齟齬○索隱曰齟音蟻齟音紇齟側齒齟也○正義曰按秦重楚趙不聽

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

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

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

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

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

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東王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

至其自狄城而走東阿或走楚或走平原或走高密或走梁又入海居島中奔波流離無足齒者得火史公編入諸傳而又於田橫多恕辭乃粗有可觀非太史公筆力不能描寫光緒曰橫為將時亡他奇策可張設施行及為相第聞其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決於相而已且其愚有三聽鄭生說遂解廬下軍罷中戰備而縱酒一愚漢兵既已不敵乃自立為王還擊灌嬰而執怨速禍二愚既已懼誅入海島中已而聞呂即來中道自殺三愚蓋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其即宜若無罪之意也夫光緒曰且為漢且為楚六字雖狀彭越之中立觀望實則見田橫勢孤將

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

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徐廣曰四

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

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

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

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

徐廣曰高一作假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

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

徐廣曰四

年十

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

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

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曰千乘在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

假王

徐廣曰二月也

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之

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

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

托身無所者後面
曹參殺田既灌嬰
殺田既漢王王彭
越乃恨誅而人海
島殊楚楚可憐
劉子寧曰人謂田
橫兄弟能得士余
謂五百人果能皆
為橫死則方其盛
時據三齊之地所
得死士可勝論哉
然橫兄弟亦屢與
諸侯戰未嘗一勝
則所謂死士者安
在史遷欲成田橫
得士之名故實世
俗之傳如此或者
未必盡然也
王鰲曰二人者義
士也惜不傳名太
史公之輕節義累
如此
據陳文燭曰商文
達澤清潤數百年
惟首陽二子死義
田橫能使二客赴
義又使五百人皆
從此其感人亦最
難毋亦謝使者數
言有以觸發其義
憤乎今讀其言曰
耻固已甚曰我獨

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

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

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縣廐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

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

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

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

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

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

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

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短則短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

音書名也雋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當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

不愧於心千載下猶見英風義概宜五百人之自毅也增陳文燭曰以後俱了田橫案

王莽曰一傳四人各自為筆法而實

太史公曰史公詳

次樊鄴滕灌戰功

大畧與曹參周勃

等相似然並未

嘗專將也其間書

法曰攻曰下曰破

曰定曰屠曰殘曰

先登曰却敵曰陷

陣曰最曰疾戰曰

斬首曰虜曰得咸

各有法又如曰身

生虜曰所將卒斬

曰別將此以各書

其戰陣之績有不

可奈亂所授也凡

兩入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馬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四橫及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儼
項冠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鄴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樊噲者正義曰音快沛人也正義曰徐州也以屠狗為事正義曰
狗亦與羊豕同故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
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
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
水郡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與司馬尼戰碭東正義曰秦司馬
章邯司馬尼又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正義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
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正義曰即公復常從攻城碭陽
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
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
里東屠城陽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載主執帛比也
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載主執帛比也
晉灼曰名通于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証上間音中問之間從攻圍東郡守尉
於成武正義曰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
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河間守軍於扛里正義曰地破之擊破趙賁
義亭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按此以卻敵斬
陣為眼目各以
敘軍功處各以
從字冠首併附
因功益祿不編
年月是亦一格
按漢書從攻圍
作從攻圍註圍
縣名
余有丁曰此不載
諫止宮語似開
茅坤曰以前紀
戰陣之功甚累
次增救鴻門之急
一節獨詳如畫
楊簡吉曰按此傳
與本紀繁簡各盡
其妙刪潤之法也
按師古云中酒
酒之中也不醉
不醒故謂之中
劉辰翁曰肩字則
若漢書作肩字則
項氏君臣疑伯矣
政以肩為舞態圖
以肩為舞態圖
彷彿所不能陳特
在此字
高儀曰解心疑大
王復何所疑而以
解為絕句

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却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

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駒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攻宛陵索隱曰地里志屬

陵故城在鄭州新鄭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

主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

而無邑璿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絕河津正義

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絕河津正義

平陰津在河南府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攻秦軍於犇正義曰在汝州破南陽

守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鄢正義曰鄢音鄆在鄢州以却敵斬首二十四級

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璿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

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轂之時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駟案漢

義曰音撞鐘○正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
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

轉漢之為漢未

薛州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

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藏之觀增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增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因誦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終灌等比耶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增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增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有十人一論者誠刻矣按師古云姓基母名印按師古云姓基劉辰翁曰降定擊破破得皆傳內史文似差而非表王維翰曰至此總數功勞總不數漫

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大

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

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

時縣界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正義曰襄國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柏人縣先登降定清河

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正義曰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

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薊州。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

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斬將軍趙既虜

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福人姓名與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

至一云抵者。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通鑑之名。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

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

王維復曰自首起即敘戰功到此逆說排闥一節見噲直而勇忠而義如此

唐順之曰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繫之後不以年月次也

則文體整潔

董份曰當時大臣不敢入而噲以一

武夫排闥入大臣

隨之太史公之意

固嘉噲亦鄙諸大

臣也

楊慎曰涕流數語

粗粗爾爾有布衣

之憂有骨肉之悲

不獨似噲口語而

三反四覆情詞俱

竭直是子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謂可

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

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

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

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

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

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

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嫪屬索隱曰嫪

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

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

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

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陳勝

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五

老泉謂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氏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欲新獎一節推出高祖心去尤有識見高祖將不去呂氏則則又不可於呂氏則則又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伐燕人有惡噲欲滅威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威氏然自是為威氏結怨深矣楊慎曰太史公下人有惡噲一惡字不見是何人何語故更不用言不用曰而高帝聞之即非告變與彈劾也又曰亦為臨光侯又筆端欲舞按此傳各以以字起頭懸官名下附戰功于下節節相承與他傳體格不同此文之隨時變態者按丹鉛總錄云

三年二月龔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言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至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至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祖紀云酈食其說沛公龔陳留乃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關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此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句關作海案漢書音義曰漢中句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軍破雍將軍烏氏雲案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周類軍栢邑索隱曰雲破章郎別將也○正義曰縣在經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栢邑在幽州地志屬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驍○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右扶風栢音荀蘇駟軍於泥陽○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先登臨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却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驅從馬從曰音
無龍馬之訓
楊時曰使商不就
劫而呂氏得志寄
之父子得無希望乎

邵實曰國為重則
朋友為輕是故寄
不給祿產北軍不
可入也鄭生之節
當以賣交為感賈
而敗賈猶將復之
況一舉以定漢社
稷哉

楊慎曰觀此傳無
他異獨以十一以
字不避重疊政欲
班班見眼目此紀
事之轉態也若盡
如他傳即更文于
百無異矣
按此傳大畧與
樊噲諸傳相似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
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
豐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

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韻曰不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鄒寄字也

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
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詳見呂后紀給呂祿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

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
責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

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自平齊來裴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乃下趙
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景帝怒下

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繆續
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世宗懷侯立徐廣曰世世宗卒子侯終

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沛人也為沛廐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

陳汭曰証之已証其不傷矣后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唐順之曰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事與鄭商傳法同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董份曰言秦車從凡五言以兵車趣攻戰疾凡四言為太僕從凡三言為太僕及以太僕凡十傳意正見嬰以太僕終其身耳其言以兵車趣戰戰孝惠魯元出平城國近代邸清宮見其所長在此真太僕也凌約曰言嬰始終為太僕故傳內每段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趣攻戰疾彭城之敗帝欲馳嬰徐行卒得脫平城之出帝欲馳嬰徐行卒得脫每一功一賜爵一益食到底只一筆法不避重疊此文字之妙

人有告高祖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

鄧展曰律有故乞鞠語罪狀四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四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

帝自言不傷嬰証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之是獄解翻覆也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干偽反使所吏反高祖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

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

嘗給之故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

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

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

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

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

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

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

音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雍樹之應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

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緣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發行徐雍抱之乃疾馳也
凌約言曰按嬰常收兩兒高祖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身不能存二子不得已并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幸甚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類如此然則分羹之時太公亦幸而免一鼎耳誰謂高祖為有見哉
按師古云固徐行者故示開服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按師古云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
唐順之曰觀嬰初

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漢王豐既至滎陽收散兵也

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

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

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

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

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駟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

賜者以太僕擊陳稀黥布軍陷陳却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

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

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

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

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曰按姚氏

滕文公墓在歙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

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七

証高帝不傷已及
不弄惠帝魯元并
入宮廢少帝立代
王諸事蓋傳義人
也高帝引以為太
僕示親信有見乎
按此傳以疾門
疾力疾戰所將
卒受詔別擊及
生得身生得為
眼目然亦有從
字法以字法又
用嬰名冠于其
首錯綜顛倒變
化不測
楊慎曰精神獨在
數疾力字

按此以上並從
功以下錢獨將
唐順之曰此時嬰
為大將故敘戰功
皆稱所將卒
凌約言曰嬰為騎

穎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穎縣是。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
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賜爵
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騎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
爵士加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人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
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
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西。收兵軍於滎陽。
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
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
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
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傳音附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
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凡九用所將字所將卒斬右馬司騎將各一人。張

將長於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每以虞騎將成功此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楊慎曰敘得有力處

曰左右方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馬左亦如之

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人張晏曰大夫官名○索隱曰擊王武別將栢嬰白馬下破之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倉敖嬰遷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攻下贏博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

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

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

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

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項羽使項聲薛公郢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郢公下

乃至廣陵皆平定也索隱曰項羽使項聲薛公郢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郢公下

邱正義曰邱音斬薛公下下邱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

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正義曰小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

十二里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鄧蕭

相攻苦譙正義曰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

正義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

王維積曰灌嬰始
終以騎將滕公始
知人善任使處

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

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

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

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

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

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

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

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苦石。服虔曰苦音沙。○案隱曰劉氏音千臥反

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破之。卒

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

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

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錄。○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錄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